

Michael Cunningham

夜幕降临

[美] 迈克尔·坎宁安 著 王一凡 译

By Michael Cunningham
The Fall

普利策奖作者 最新作品
珍妮特·温特森 倾情推荐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夜幕 降临

[美] 迈克尔·坎宁安 著 王一凡 译

By Nightfall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8824

BY NIGHTFALL by MICHAEL CUNNINGHAM

Copyright: © 2010 by Mare Vaporum Corp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& HOCHMAN LITERARY AGENT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LTD. C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幕降临 / (美) 坎宁安 (Cunningham, M.) 著; 王一凡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2-009660-2

I. ①夜… II. ①坎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
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8505 号

选题策划: 雅众文化

责任编辑: 马爱农

文学统筹: 薛鸿梅

姜向明

装帧设计: Kid`i

夜幕降临

(美) 迈克尔·坎宁安 著

王一凡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)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204 千字 开本: 88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: 8

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978-7-02-009660-2

定价: 26.00 元

目录

- 一场派对 / 3
- 青铜时代 / 24
- 她的弟弟 / 45
- 艺术史 / 72
- 手足相残 / 100
- 不夜城 / 124
- 无价之宝 / 147
- 平庸的珍藏品 / 176
- 梦境中 / 201

美，不过是恐怖的开始。

——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

一场派对

“错误”要来住一段时间。

“你生‘错错’的气吗？”瑞贝卡问。

“哪儿能呢？”皮特回答。

百老汇大街上的某个地方，一匹拉观光马车的高深莫测的老马被汽车撞倒，使路上的交通一直堵到了港口管理局，也让皮特和瑞贝卡迟到了。

“也许该改口叫他伊森了，”瑞贝卡说，“我打赌，除了我们，已经没人叫他错错了。”

“错错”是“错误”的昵称。

出租车外，一群鸽子呼啦啦地飞过一块闪着蓝光的索尼广告牌。一位胡子拉碴的老者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长羽绒服，昂首阔步（不像一本正经、大腹便便的巴克·穆里根^①吗？）地推着一辆购物车，车里装满了塞

^① 詹姆斯·乔伊斯的长篇小说《尤利西斯》中的人物。

着杂物的各种垃圾袋，走得比路上的任何一辆车都快。

出租车里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，让人头昏脑胀的，如隐隐的花香，但其实不过是某种被称为“芳香剂”的化学品罢了。

“他告诉过你他要来住多久吗？”皮特问。

“没有呀。”

她的目光柔和下来。对“错错”的过度关心是她无法改变的习惯。

皮特不再追问。谁愿意一路吵着去参加派对呢？

他胃里一阵搅动，脑海中却一直回响着一首歌。“我要随风远航，驶向那未知的海洋……”这歌儿是怎么冒出来的？自从大学毕业，他就再没听过 Styx 乐队的歌了。

“应该和他定个期限。”他说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膝盖上，看着窗外的第八大道——此刻他们的车几乎寸步难移。瑞贝卡是个外表与众不同的女人——她常被夸为“美丽”，却从未被赞为“可爱”。每当皮特生气的时候，她就用这些小动作来安抚他，她自己似乎都没有注意到。

一群天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皮特转过头，看着自己一边的窗外。旁边车道上的汽车都在缓缓向前挪动。一辆蓝色半旧的汽车慢慢溜到他们旁边，大概是丰田之类的，坐满了年轻人；都是二十来岁吵吵嚷嚷的小伙子，扯着喉咙大声唱歌，他们靠近时，皮特感觉连他坐的出租车都震了起来。车上挤了六个人，不，是七个，都在震耳欲聋地唱歌，或者说在喊叫；健壮的小伙子们打扮得花哨时髦，出来欢度周末夜了，他们的头发用啫喱弄成一撮一撮的，身上这里那里戴满了银钉或银链子，一路上打打闹闹，叽叽喳喳。他们那条车道稍微畅通了一些，就在他们的车超过去时，皮特看见，或者说他觉得他看见了，坐在后排座位上大声嚷嚷的四个人中的一个，其实是

个老人。他应该是戴了一顶黑色的长头套，薄唇凹腮的，正和那几个小伙子一起叫喊推搡着呢。他搂着挤在他旁边的一个男孩子的脑袋，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叫嚷着什么（那闪着耀眼白光的是他的牙罩吗？），然后就随着车流开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制造的混乱声波也随之一起消失了。现在，停在皮特旁边的是一辆巨大的棕色送货车，车身上用磨光的金漆画着 FTD 花店的标志，一个双足生翼的天神。是送花的。有人要收到鲜花了。

皮特转向瑞贝卡。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老头儿混在一群小青年中间，这事如果是他们一起看到的，也就罢了，但还不值得特地告诉她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他们的争吵本不就是一触即发的吗？在漫长的婚姻中，你学会了辨别各种不同的气氛和阴晴不定的天气。

瑞贝卡察觉到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出租车里。她茫然地看着他，好像看到他有点意外似的。

如果他先她而去，她能在房间里感受到他那超越肉身的存在吗？

“别担心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不会把他扔到大街上去的。”

她抿紧嘴唇，一脸严肃。“不，说真的，我们应该给他定个期限。”她说，“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总归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？她怎么突然间对他责备起自己不成器的弟弟来了？

“你觉得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？”他问道，令他惊讶的是，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声音中的愠怒。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他们为何还对彼此了解甚少呢？

她一言不发，思考了片刻，然后像是忘掉了什么事情一样，突然往前俯过身，问司机：“你怎么知道是一匹马出了事故？”

虽然有些不满，但皮特还是惊讶于女人的本事，她们是怎么做到对男人直接提出问题，却又不会引起对方反感的呢？

“调度台打电话来说的。”司机一边说，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耳机。司机的棕色脖子又短又粗，稳稳地支撑住他那颗光头。当然啰，他肯定有他自己的人生故事，他的故事和他车后座上这一对穿着入时的中年夫妇没有任何关系。前排座位靠背的服务牌上写着他的名字，瑞那·萨林。印度人？还是伊朗人？他也许原本在自己的国家是个医生。或许是个工人，也或许是个贼？反正无从知晓。

瑞贝卡点点头，靠回自己的座位。“我在想别的办法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他不能永远依靠别人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都还很担心那件事。”

“可那是你这个做大姐姐的能帮得上忙的吗？”

她闭上眼睛，有点生气了，此时，为什么偏偏在此时。他这么说原本只是为了表达一丝同情嘛。

“我是出于，”皮特说，“好意呀。如果他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你可能也帮不上忙。我的意思是，毒瘾就像个无底洞啊。”

她还是闭着双眼。“他已经一整年没吸过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别再叫他瘾君子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。”

他是在故作清高吗？他是从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弄来个十二步戒毒法，就开始大吹大擂了吗？

问题在于，真理往往是平淡无奇的陈词滥调。

她说：“也许他真的想安定下来了。”

也许吧。错错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们，他决定要在艺术方面做点事儿。艺术方面的事儿，听起来对这个领域他并不怎么热心。没关系，只要他能有一丁点建设性的打算，大家（某个人）就很开心了。

皮特说：“那我们就尽力帮他安定下来吧。”

瑞贝卡充满爱意地捏了捏他的膝盖。他向来善解人意。

后面有人在拼命按喇叭。他以为这会有用？

“也许我们应该去换地铁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们迟到的理由够充分了。”

“那我们就应该继续这么等下去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我保证，在麦克喝得醉到要骚扰你之前，我会把你救走的。”

“那就太好了。”

最后，他们终于到了第八大道和中央公园南路交叉的街角，交通事故的现场还没有清理完毕。在闪烁的警灯和临时竖起来的警示柱后面，有两个警察正指挥着车辆开进哥伦布圆广场，在他们身后，是一辆被撞坏的白色奔驰车，斜插在五十九号大街上，在警灯的照耀下，车身反射出一片粉红色的亮光。在一块黑色的油布下面，一定是那匹马的尸体了。马屁股在沉重的油布下面凸出来。至于其他的部分，就无从辨认了。

“天呐！”瑞贝卡轻声说。

皮特明白：任何意外，任何会让她、让他们俩想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会造成伤害的事情，都会让他们为碧儿担心。她会不会没有告知就到纽约来了？会不会刚好坐在那辆马车上？虽然以她的个性，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

为人父母，似乎就意味着一辈子都得为儿女担心。即便你的女儿已经二十了，即便她活泼愉快，生机勃勃，而且，还住在二百四十英里之外的波士顿，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。尤其这样，更让人担忧。

他说：“你从来不会想到这些马会被车撞倒。你几乎从来没把它们当成动物。”

“有一整套……规定。就是关于如何对待这些马匹的。”

当然有的。瑞那·萨林也开夜班出租车。夜晚，贫困潦倒的男男女女脚缠破布在街道上流浪。拉车的马匹日子肯定也不好过，踩在水泥路上的马蹄可能都已开裂。其实各人自扫门前雪又有什么错呢？

“不过，这对那些爱马人士来说，倒是件好事。”他说。

他为什么听上去这么玩世不恭？他是想显得严肃些，并不是想显得冷漠，可连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话吓到了。有时候，他觉得还无法完全掌控好自己的语言——都到了四十四岁的年纪，还依旧是个结结巴巴的皮特。

不，他只有四十三岁。为什么他总把自己算大一岁？

不，等等，上个月他就满四十四岁了。

“所以说，这头可怜的牲口也许没有白死。”瑞贝卡说着，用指尖爱抚地划过皮特的下巴。

哪场婚姻没有留下生活的积习，夫妇间独有的肢体语言，以及那牙痛般敏感的意会呢？当然，不幸福的婚姻除外。可再不幸的夫妻，不是也会有那么一小段快乐的时光吗？但为何人们又说，现今的离婚率正急剧攀升呢？婚姻究竟有多悲惨，才能让人决然与伴侣分手，情愿去承受一段彻底孤单的生活呢？

“够乱的。”司机说。

“是啊。”

但是，当然啰，最让皮特着迷的还是那被撞坏的汽车和马匹的尸体。这难道不正代表了悲喜交加的纽约吗？简直一团糟，如库尔贝画笔下的巴黎，污秽邈邈、臭气熏天，且危险重重。充斥着凡间的恶臭。

若有遗憾，那也是马的尸体被遮盖了起来。他很想看看：看裸露在外的黄牙，耷拉在嘴边的舌头，还有流在人行道上已经变黑的血迹。因

为人都有残忍嗜血的一面，但也是因为……他想亲眼看到证据。他觉得，它的死不仅让他和瑞贝卡出行不便，而且从某种微不足道的程度上说他们也算是这起事故的一部分；他们卷入了这起马的死亡事故，他们想要记住它。我们不是总想亲眼看一看尸体吗？当他和丹清洗马修的尸体时（天呐，那几乎都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），他不是也曾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刺激？那种刺激，他从来没有跟丹或其他任何人提起过。怎么好意思说呢？

出租车溜进哥伦比亚广场，开始加速。在一根大理石柱子上，竖着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（历史后来证明他所带来的是一场大屠杀，不是吗？）的雕像，雕像上反射出照着死马的警灯那微弱的粉色光线。

我以为他们是天使，但出乎我意料，我们……（歌词）……向天上飞去……

派对的意义在于参与。而参与的报酬就是，他们俩可以在派对结束后共进晚餐，然后一起回家。

每次聚会的细节都有所不同。今晚的女主人是艾琳娜·帕托娃（她丈夫总不在家，或许最好不要问他在忙些什么），她聪明却吵嚷，还有点目中无人的庸俗（皮特和瑞贝卡在悄悄地议论着——她究竟懂不懂珠宝、唇膏和酒杯？她是在装模作样吗？她怎能如此有钱、聪明，却又如此无知？）；她家里挂着阿茨希瓦格精致的小幅画作、马登漂亮的大幅画作，以及戈伯的水槽雕塑——有一次，一个客人没有认出那是个雕塑，把烟灰缸里的烟灰都倒在了里面；客人里有杰克·约翰逊，他正襟危坐在一双双人沙发上，旁边坐着琳达·尼尔森，而琳达总是能对着杰克北极寒冰般的脸聊得热火朝天；上完第一杯酒（加冰伏特加，据说是艾琳娜从莫斯科运来的某个知名品牌，但说真的，皮特他们能品出其中的区别

吗?)，紧接着是第二杯，但第三杯没有跟进；整个宴会人声鼎沸、觥筹交错、富丽堂皇，无论皮特对眼前的场景多么熟悉，他还是会感到有点心醉神迷；然后，他匆匆地瞄了一眼瑞贝卡（她很好，正在同蒙娜和艾米聊天，谢天谢地，他的妻子在这方面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）；然后是无可回避的同贝蒂·赖斯的交谈（真不好意思，我错过了开幕式，听说英克斯夫妻的演出精彩极了，我这周会去看的……）、同道格·派特的交谈（午餐，从下周一开始整整一个礼拜，一言为定……），还有同另一个琳达·尼尔森的交谈（是的，当然，我愿意给你的学生们做演讲，给我的画廊打电话，我们再定一个日期……）；然后，他会去一下洗手间，在一幅刚刚挂上去的凯莉画作下面撒个尿（艾琳娜不可能懂艺术——如果她懂，还把这样的画挂在厕所里，那她真应该去换副眼镜了）；然后，大家最终还是决定来第三杯伏特加；然后，还要和艾琳娜打情骂俏几句（嗨，爱死这伏特加了；宝贝，你知道你无论什么时候来找我，我都会开心死的）（他知道他这一套“如果有机会，我都愿意”之类的话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了，说不定还在背后嘲笑过他）；然后，要应付瘦得皮包骨头、歇斯底里的麦克·福斯，此时，他正和埃米特站在一幅巴斯奎特的画作旁边，似乎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开始把目标锁定在瑞贝卡身上了（皮特很同情麦克，完全是情不自禁，因为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——虽说都已过去了三十年，他还是不敢相信乔安娜·赫斯特当时没有爱过他，一点也没有）；他瞄了一眼请来帮忙的服务小生，长相出奇地英俊，正在厨房里偷偷打手机（打给男女朋友，或是在寻找一夜情——至少，这些服务生小子也有自己的秘密）；然后，他回到了客厅——喔唷——麦克已经成功堵到了瑞贝卡，正喋喋不休地对她讲话，而她则一边点头，一边寻找皮特的身影，期待他能救她；然后，皮特快速地确认了一下，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；最后，是和艾琳娜的寒暄话别，她很遗憾错过了文森特画

展（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想给你看呢）；贝蒂·赖斯的再见热情得奇怪（有什么不对劲）；然后，是满足瑞贝卡的要求（对不起，我得把她带走了，希望很快再见）；然后，麦克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你，下周见，对啊，一定，电话联系，好的，再见……

另一辆出租车，返回市区。皮特有时会想，也许在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刻，无论它什么时候到来，他都会清楚地记得坐在出租车里的这些情景，就像记得他的凡间经历一样。因为，无论车里的气味有多难闻（这辆车里没有空气清新剂，车厢里只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和汽油的臭味），也无论司机车技多么笨拙（这个司机是位一脚踩油门一脚刹车的家伙），都能让人产生一种在封闭空间里悬浮的感觉；仿佛是在安然无扰地穿越这座虚幻都市的大街小巷。

他们正沿着七十九号大街穿过中央公园，这是夜间行车路线中景色最优美的路段之一，整个公园沉浸在一片墨绿的梦境之中，矮矮的路灯射出黄中透绿的光线，勾勒出草坪和人行道的轮廓。当然，大街上，有很多绝望的人在游荡，有些是难民，有些是罪犯；我们置身于这些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中，置身于这片交织着美丽与恐怖的不绝喧嚣中，千辛万苦地谋生。

瑞贝卡说：“你没把我从神经质的麦克那儿救出来。”

“嘿，我一看到你和他在一起，就把你拉走了。”

她决绝地坐着，双手抱肩，尽管车里毫无冷意。

她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但他还是让她失望了，不是吗？

他说：“贝蒂好像有点不对劲。”

“贝蒂·赖斯吗？”

聚会上还有多少个叫贝蒂的呢？他浪费了多少生命去回答她这些零碎的小问题；若不是因为该死的文明礼貌，他又有多少次因为瑞贝卡心不在焉而差点火冒三丈？

“嗯——”

“你觉得她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她道别时的样子有点奇怪。我觉得有事。我明天给她打个电话吧。”

“贝蒂到年纪了。”

“是因为更年期吗？”

“或许还有别的。”

女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小小直觉，总是让他觉得很神奇。她们是看着艾略特和詹姆斯的小说长大的，不是吗？实际上，我们和书里的伊莎贝尔·阿奇、多萝西娅·布鲁克是同一类人。

车到达第五大道，右转。从第五大道开始，公园重显夜的静谧与恐怖，黑黝黝的树丛中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等待、集聚着。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富翁们是否也会感觉到呢？当他们的司机晚上开车送他们回家时，他们会不会瞥向街对面的公园，看到潜藏于树丛中那漫长而饥渴的凝视，想象着自己远离那个荒凉的世界，想象自己是安全的，艰难地想象着，至少暂时是安全的呢？

“错错什么时候来？”他问。

“他说下周吧。你知道他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皮特确实很了解他。他是那种聪明但没定性的年轻人，在一番思考之后，想在艺术领域有点作为，但他大概不会、也没办法把艺术视为一份实际的工作；他似乎觉得，年轻、聪慧和意愿就足以让他轻而易举地

从事一份职业，到了一定的时间，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走上完美的正轨。

这可怜的孩子是被家里的女人们给毁了，不是吗？在如此极端的宠爱下，谁能幸免呢？

瑞贝卡朝他转过身，仍旧双手抱胸。“是不是有时觉得很荒唐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些聚会和晚餐，还有那糟糕的人群。”

“不是所有的人都糟糕吧？”

“我知道。我只是不想再问问题了。一半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”

“不是那样的。”

好吧，或许有点对。瑞贝卡编辑的文艺杂志《蓝光》，对这些人来说只是小菜一碟，我是指它不像《艺术论坛》《美国艺术》那样闻名。当然，杂志里有艺术，但也有诗歌和小说，以及——最为恐怖的——偶尔也会登些大幅的时装彩页。

她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愿错错与我们待在一起，我可以为他另谋住处。”

噢，还是关于错错，难道不是吗？这个小弟弟，是她生命里的至爱。

“不，完全没问题。我有好久没见到他了，是吗？五年？六年？”

“没错。你没去加利福尼亚处理那事呀？”

突然，一阵始料未及、尴尬的沉默。他没去加州，她生气了吗？她当时因为她的埋怨而心生不满了吗？不记得了。但发生在加州的总归不是什么好事。是什么事呢？

她靠过来，吻了他，甜蜜地吻在他的唇上。

“嘿。”他低喃道。

她把脸埋在他脖子里。他伸出一只手搂住她。